

第四十章 人心涼薄

李老夫人的臉色陰得嚇人，看到安氏，一個巴掌呼了過去。

安氏被打得有些發懵，半邊臉很快紅了起來，她卻不知道要捂著，反而是直愣愣地看著李老夫人，滿臉的不相信。

方才姨母是打了她？怎麼可能？

姨母一向待自己如親生女兒，事事都想著她，無論是以前的佟氏還是現在的鞏氏，雖然都是表哥的正妻，在自己面前卻不敢擺出主母的做派，正是因為姨母總是護著自己。

臉上火辣辣的感覺和李老夫人陰狠瞪她的眼神在在提醒著她，一切都不是作夢，而是實實在在發生，姨母果真打了她。

「老夫人……」

「妳不要叫我，枉我對妳疼愛有加，自妳進府後就一直護著妳，沒想到妳仗著我對妳的寵愛，越發的膽肥，竟然夥同我身邊的人私下竄了那麼多的產業，還自作聰明放到了晟哥兒的名下。妳以為做得隱蔽，卻不想露了馬腳，被人給識破了，要不是今日進宮，我還不知道妳居然背著我偷偷做下此事。」

鞏氏震驚，安氏也震驚。

李老夫人不容安氏爭辯，指著柴嬪嬪繼續罵道：「妳和我自小一起長大，情分非比尋常，我待妳如自己的親人，屋子裏的事情沒有一件瞞著妳，讓妳全權管著我的東西，沒想到妳竟然生了異心，居然拿我給三丫頭留的銀子去討好安姨娘，妳是何居心？」

柴嬪嬪嚇得跪了下來，「老奴……」

侍候李老夫人多年，柴嬪嬪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明白李老夫人的打算，事關李家的臉面，李老夫人絕不可能擔起昧了兒媳婦嫁妝的臭名。

先前皇后申斥，老夫人定是沒有反應過來，後來夫人的話提醒了老夫人，老夫人適時醒了過來，才給了安姨娘一巴掌。

「老夫人，都是老奴的錯，但老奴也是被矇騙的啊！安姨娘說是您的主意，又說您不想張揚，老奴見您平日裏待安姨娘那般好，就信以為真，讓自己的表兄去幫安姨娘買田地鋪子。老夫人明察，老奴忠心耿耿，沒有半點私心，事事都是為了老夫人您哪！」

柴嬪嬪也是個機靈的，眼下為了自保，也只能得罪安姨娘了。不過到了這個時候，老夫人會把安姨娘推出來，定是起了捨棄的心思。

棄車保帥，也是無奈之舉。

李老夫人聽了她的分辯，痛苦地閉了一下眼，又睜開眼睛指著她們，「妳們……枉我一直信任妳們，妳們竟然如此對我，害我陷入這般難堪境地，還被皇后娘娘斥責，往後我顏面何存，我李家如何立足？」

安氏頂著紅印的臉，呆愣了好半天，臉色頹喪下來，整個人像被抽走了所有的精神，垮了下來。

「老夫人……都是妾身的錯。妾身存了私心，怕晟哥兒以後在嫡母手下受委屈，

便起了偷偷替他置產的心思。妾身想著老夫人一向疼愛他，他又是李家的大哥兒，那些銀子花在他身上也是應該的。是妾身想岔了才會犯下這樣的錯事，還連累老夫人被世人誤會、被皇后娘娘申斥，妾身有罪，您要如何懲罰，妾身都能受著，但晟哥兒完全不知情，望老夫人開恩，不要怪罪於他。」

說完，安氏起身，跪了下來，不停地磕頭。很快的她的額頭紅腫起來，但她還不知疼似的一直磕個不停，直到滲出血絲。

鞏氏看得痛快，且她也不笨，看出了李老夫人就是想讓安氏頂罪，當然不會出聲制止。

老虔婆是李家的老夫人，名聲真的臭了，也會連累她的一雙兒女，她的旭哥兒將來還要接手李家，萬不能有個名聲盡毀的祖母。

這事有人頂罪最好，正好趁此機會除掉安氏這個賤人。

眼珠子轉了轉，鞏氏一腳踢在安氏的身上，「好妳個黑心肝的傢伙，我們李家待妳不薄，讓妳吃山珍海味，穿綾羅綢緞，母親又處處寵著妳，我這個正室也從不為難妳，無論是晨昏定省還是立規矩，都不曾讓妳做過，只盼著妳安分守己，好好侍候老爺。」

「沒想到卻因此養大了妳的心，妳竟然還想私吞我們李家的錢財，真是一隻餓不飽的白眼狼！妳可別忘了，要不是李家讓妳進門為妾，妳還不知要嫁給哪個泥腿子，天天和泥巴打交道。妳不知感恩，還起了這樣的黑心思，我們李家豈能再容妳！」

「妾身有罪……妾身有罪……」

看安氏被踢得身子一歪，李老夫人瞳孔一縮，手死死掐進肉裏，偏偏這個時候誰也不敢指責鞏氏的行為。

鞏氏越發痛快了，老虔婆和賤人也有今天，真是老天開眼。

「妳以為認罪就完了嗎？像妳這樣陷主子於不義的妾室，打殺了都不為過。不過念在妳生有大姑娘和大哥兒的分上，我也願意給妳一個體面。來人哪，去找人牙子來，把這個賤人賣出到都，賣得遠遠的，再也不要回來。」

安氏的表情死灰一片，看向李老夫人，眼神淒涼。

李老夫人死死忍著，恨不得一巴掌打死鞏氏。

「大兒媳婦，此舉恐怕不妥。安氏是有生養的妾，按律是不能發賣的，若真是發賣了，咱們李府的臉面往哪裏擱？還有笙姐兒和晟哥兒，那可都是李家的骨肉，他們那裏要如何交代？我也是氣得狠，可是再氣也應該以李家為重，安氏犯了這樣的大錯，不如將她關起來，讓她日日吃齋念佛，誠心悔過，洗去自己的罪過。」

「老夫人，妾身願意……願意以後長伴青燈古佛，替李家積福。」安氏又重重磕頭，血順著額頭流下來，看起來十分可怕。

李老夫人於心不忍，別過臉去。

柴嬾嬾也跟著磕頭，「老夫人，老奴罪該萬死，還請老夫人看在老奴侍候您多年的分上，不要趕老奴出府，老奴自請去後院做粗活，彌補自己犯下的錯。」

李老夫人露出痛苦為難的神情，一副於心不忍的模樣。

鞏氏哪裏不明白李老夫人這分明是緩兵之計，等過了幾年，事情淡了，安氏這個賤人又會在人前晃，她豈能白白浪費這個得來不易的良機。

「母親，這樣不妥。您剛受了皇后娘娘的申斥，若是這個時候您還包庇安姨娘，別人會怎麼想？他們會以為安氏敢這麼做是您授意的。還有柴嬾嬾，這樣膽大包天的奴才，如果還留在府中，別人會怎麼看我們李家？」

李老夫人暗恨，「那妳說要怎麼辦？」

「安姨娘確實犯了大罪，可正如您說的，她畢竟是笙姐兒和晟哥兒的生母，若是發賣了，落到不堪的地方，笙姐兒和晟哥兒也沒臉做人，不如將她送去寺廟，讓她在裏面吃齋念佛，好好懺悔。至於柴嬾嬾，這樣的奴才是萬萬不能留的，莫說發賣一個奴才，便是打殺了，別人也不會說什麼。可她到底服侍母親多年，總歸有些情分，不如就賣了吧。」

「老夫人……」

安氏和柴嬾嬾都急了。

鞏氏怒道：「妳們兩個好大的膽子，事到如今還想利用老夫人的善心，老夫人就是太善良了，才會被妳們兩個奴才煽動唆使，沒有打死妳們已經是我們李家開恩了，妳們還不趕緊謝恩，再多說一句，我就讓人把妳們捆了堵上嘴亂棍打死！」安氏和柴嬾嬾都被她的話嚇到了，李老夫人恨得不行，卻無法再開口替她們爭取。鞏氏心中得意，她就是喜歡看老虔婆吃痛的樣子，還有安姨娘這個賤人，以前不是說端莊堪比大婦嗎？哼，這個樣子還端莊嗎？

一個妾室，那就是個哄人玩的玩意兒，真拿自己當回事，也太自不量力了。

「母親，當務之急是要挽回我們李家的名聲，您不能再心軟了，都被奴才害成這個樣子，要是再心軟，我們李家就完了。」

李老夫人思量再三，眼神落在安氏和柴嬾嬾身上，最終狠下心，默許了鞏氏的做法。

安氏的眼神黯淡下去，不敢再爭。不就是放逐到寺廟嗎？只要有兒女在，她遲早會有回來的一天！

柴嬾嬾就不一樣了，自己不過是幫主子跑個腿，現在又頂了罪，卻要落到被發賣的下場，她哪裏能接受。「老夫人，老奴對您可是忠心耿耿的啊！」

李老夫人臉一沉，「妳忠心耿耿？妳那表兄以前是個什麼樣子我可是知道的，成日裏混日子過，東一家西一家的蹭吃喝，聽說現在都買了大屋子還用上了下人，養了幾個妾室，他哪裏來的銀子？妳真當我是傻子嗎？」

柴嬾嬾心一驚，驚駭得不行，趕忙哀求道：「老夫人，他的事老奴不知道啊……老奴年紀大了，侍候您多年，求您不要將老奴賣出去，您讓老奴做什麼粗活都行……」

李老夫人也很痛苦，畢竟有著多年的主僕之情，可是捨不掉別人就得自己受人指責，「我會交代人牙子替妳尋個好主家，妳且去吧。」

柴嬾嬾心如死灰，她不過是個下人，這些年也不乾淨，真要對起質來，老夫人想弄死她還是很容易的，只是她沒想到老夫人竟然如此狠心，完全不顧多年情義。

鞏氏冷冷一笑，「沒打殺妳們已是老夫人開恩了，妳們還不快謝恩。」

李老夫人無力地擺了擺手，「謝恩就不必了，大兒媳婦，妳先回去吧，這裏的事情我來處理。」

「母親，您病成這樣，我這個做兒媳的怎麼還能讓您操勞，您放心養身體，這事我來替您辦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替安姨娘尋一個好地方，也會為柴嬤嬤找一個好人牙子。來人哪，把安姨娘和柴嬤嬤帶下去！」

她這一吩咐，自有華嬤嬤帶人來辦。

李老夫人氣得頭暈，耳邊嗡嗡直響。

可是鞏氏每句話都把她堵得嚴嚴實實的，再替她們倆求情，只怕鞏氏還有戳心窩的話等著她，而且若不處置她們，自己的名聲就徹底完了。

想來安氏能理解她，這些年她寵著安氏，安氏也該報恩了，還有那王全，都貪了那麼多銀子，何況柴嬤嬤。奴才在關鍵時刻為主子擋刀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。如此思忖著，李老夫人的心裏好受了一些。

鞏氏指揮著華嬤嬤等人快速把安氏和柴嬤嬤帶了下去。

她們出去後，李老夫人頹然倒在床上，眼神呆滯的望著頂棚。

為免夜長夢多，鞏氏是一刻都等不及。

待李復儒黑沉著臉回來時，安氏已經被送走了，柴嬤嬤也被發賣了。

「老爺，你可回來了，府裏出大事了。」

李復儒看她一眼，他在御史臺的時候就聽說了，同僚們議論紛紛，他是臊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，偏偏害他丟了大臉的是親娘，他能說什麼？

鞏氏觀察著他的臉色，歎息道：「真想不到安姨娘平日裏看著懂事，竟然做出這樣的事情來。」

李復儒面色微變，「妳說什麼，這事是安姨娘做的？」

「可不是嘛，母親白白擔了名聲，還被皇后娘娘申斥，卻不想是安姨娘心大了，和母親身邊的柴嬤嬤勾結到一起，瞞著母親置辦了那些產業放在大哥兒的名下。枉費母親一直偏袒她們，對她們信任有加，沒想到她們竟然合夥起來坑害母親。」

「安姨娘好大的膽子！」李復儒的心活了起來，怒道：「把她給我帶過來！」

「老爺，這樣的事情妾身都氣不過，等不及處置了，不過念在安姨娘到底生養了笙姐兒和晟哥兒，我不忍心將她發賣，但又不能再將她留在府裏，便尋了一個清靜之地讓她好好反思懺悔。」

「至於柴嬤嬤，一個背主的奴才，沒有打殺她已是格外開恩，念在她侍候母親多年，到底有些情分，我只將她發賣了，還讓人牙子替她尋個好主家，也算是全了她和母親的多年主僕之情。老爺你看，妾身這樣處置妥當嗎？」

李復儒長吁一口氣，「妳辦事向來是妥當的，且這事處理得再好不過，難為妳了。」

鞏氏一臉感動的樣子，「老爺，妾身自嫁給你，事事都是以李家為重，這次的事情真是太大了，妾身都嚇著了。」

李復儒同樣心有餘悸，好在事情不是母親做的，也還有扭轉的餘地。

鞏氏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，遲疑道：「老爺，還有一事，事發之時，大姑娘為了替自己的生母爭辯，多番頂撞妾身，她是快嫁人的姑娘了，若是傳出去她對嫡母不敬，伯家那邊如何看她？妾身沒有法子，只好讓人把她關在院子裏，好好反思。」

「妳做得很好，我去看看母親。」

他沒有追問，顯然此時此刻，所有事情都沒有李家的名聲重要。鞏氏自認為這些年摸清了他的一些脈門，看著他急匆匆的腳步，臉上泛起譏笑。

看了看空曠的院子，想著以後在這後宅之中自己就能當家做主了，不由得歡喜起來。

李複儒到了榮安堂，一步步往內室走去，聞著空氣中飄散的藥味，心裏都跟著泛起苦來。他一個寒門之子，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，沒有人比他更清楚。

他一直兢兢業業，就怕壞了名聲。

沒想到他在朝堂步步謹慎，如履薄冰，家中後院卻是失了火，捅出這麼大的婁子，還捅到了陛下的面前。

他有些害怕他多年的辛苦付之東流，他的官途由此就到頭了。

李老夫人聽到腳步聲，睜開了眼。

「母親。」

「大哥兒……」李老夫人掙扎著讓丫鬟扶起來，老淚縱橫，「是母親不好，錯信了人，這次連累你了……」

「母親，切莫說這樣的話，您的身體要緊。我已經聽青娘說了，這一切都與您無關，是安姨娘養大了心，眼紅那些銀子，串通柴嬾嬾背著您做下的事。」

李老夫人恨得不行，鞏氏這個賤人，

「大哥兒，蓮兒這麼做也是能理解的，鞏氏是什麼樣的人你是知道的，你以為她日後會善待晟哥兒嗎？蓮兒也是怕晟哥兒將來受苦，替自己的兒子謀劃一二，雖然法子有失偏頗，卻是當娘的一片苦心。她跟了你這麼多年，是什麼樣的性子你還不清楚嗎？我聽說鞏氏把她送走了，也不知送到了什麼地方，你趕緊派人去看看。」

李複儒冷了臉，「母親，安姨娘一個妾室，敢有這樣的心，本就是大不敬，您就是太心善了，到了這個地步還替她說好話，既然犯了事，受些苦也是應該的。還有那柴嬾嬾，也是青娘心軟，還讓人牙子替她尋個好主家，依兒子看，那樣的奴才打死都不為過，還放她一條生路，簡直是太便宜她了。」

李老夫人氣得差點倒仰，這個兒子什麼都好，就是耳根子軟，尤其事關他的官聲，那更是哪方有利就聽哪一方的。

「母親知道蓮兒是犯了大錯，可是她到底生了笙姐兒和晟哥兒……」

「母親，笙姐兒和晟哥兒是我的兒女，青娘是他們的嫡母，自是有我們為他們做主。」

李老夫人一聽，氣得心口抽抽的疼。

蓮兒是她的親外甥女，進李府多年，育有一兒一女，這些年不爭不搶，安分度日，臨到這個時候，兒子竟是完全抹殺了她所有的好。

罷了，事到如今，多說無益，先把眼前這一關過了，蓮兒的事以後再徐徐圖之。

「好了，她們的事暫且不提，不過你心中要有數，蓮兒這麼做，完全是迫於無奈，要不是鞏氏為人太過苛刻，蓮兒豈會冒這樣的大不敬替晟哥兒謀劃。她全心全意為你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」

李複儒不說話了，他步入官場已有二十載，哪裏看不出其中的門道。蓮兒膽子再大，也不可能和柴嬾嬾合謀母親的銀錢，若說母親半點不知情，他是不信的。只是到了這個時候，只能委屈蓮兒了。

「母親放心，兒子心中有數。」

等事情過去了再尋個由頭把蓮兒接回來，現在他自顧不暇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李老夫人點頭，鬆口氣的模樣，許是撇清了自己，她的臉色看著沒有那麼灰敗了，多了一絲生機。

「今天的事，禍起三娘。你那好女兒這次真是露了大臉了，在大殿上當著陛下娘娘們的面，她是半點不念骨肉之情，將我這個親祖母的臉狠狠踩到地上，說是深仇大恨都不為過，這些年我居然完全沒看出來她是這麼一個狼心狗肺的東西。」李老夫人想到殿上對質的情形，臉色又變得難看。那個孽障，好狠的心哪！她當初真不該心軟，以至於養了一條毒蛇反咬他們一口。

李複儒陰著臉，緊緊皺起眉頭。

「這事我聽說了一些，說是笙姐兒昨天去王府哭窮，三娘便多問了一句貞娘田產鋪子的事，不想您誤解了，一狀告到貴妃娘娘那裏，才有今日之事。」說到這個，他是滿肚子的氣，母親好生糊塗，這樣的醜事怎麼能告到連貴妃的面前？

若非母親行事不妥，怎麼會有今日之禍？

李老夫人捂著心口，難受至極，「大哥兒，你莫聽別人亂說，娘之所以會去求貴妃娘娘，都是因為三娘開口要銀子，她獅子大開口，我氣不過。」

「那些東西，本就是貞娘留給三娘的，還給她便是了，何至於鬧到這般地步？」在李複儒看來，銀子遠沒有官聲重要。

李老夫人眼前發黑，她一直望子成龍，家中無論多麼艱難從不與兒子說道，這也就養成了兒子不懂庶務、不知疾苦的性子。

「大哥兒，娘說句不好聽的，你是當了御史了，可是你知道家裏近年來的開銷嗎？人情往來，四處走動，姑娘們置辦衣裳，你出去和同僚應酬，哪一樣不得花銀子？你以為自己一年兩百兩的銀子能做什麼？咱們府中一個月的開支都不下五百兩，兩百兩只是杯水車薪。佟氏既已入了我李家門，她的東西自然就是我李家的，這些年我替她管著那些產業，用點銀子又怎麼了，竟讓那個孽障惦記，連親祖母都不顧了。」

李複儒啞口無言，臉色越發的難看。

這層窗戶紙終於捅破了。沒有佟氏的嫁妝，他連家人都養活不了，身為一個男人，還有比這個更讓人羞恥的事情嗎？

「娘，我就不信我的俸祿養不活家人！」

「能，自是能養活的，隔幾天才能吃上一頓肉，穿不上綾羅綢緞，戴不了金銀首飾，一家人苦巴巴地過日子，那樣的苦日子，娘過夠了。娘大半輩子受苦，就是希望你能出人頭地，不要再吃這樣的苦。」

李複儒的眼睛裏充滿血絲，他們讀書人自是願意清苦的，不清苦哪配稱為清流之家。他就不信，不靠女人的嫁妝，他堂堂男子還不能養家活口了！

「哼，哪個名臣良相不是這般清苦過日子的，我倒要看看，沒有那些銀子，我李複儒能不能養活一家人！」

李老夫人也生了怨，她是為了誰？沒想到到頭來竟落得裏外不是人。

「好，大哥兒你有志氣。正好，在大殿上，你那個好女兒拿出了這座宅子的房契，陛下限我們三日之內搬離，這下子可順了你的心意了。」

李複儒愣住了，不敢相信。「娘，您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以後咱們不得不過苦日子了，住不了大宅子，也用不了這些下人，一家人擠在小宅子裏，少不得要生齟齬。」李老夫人說完，看到兒子的臉色，有些於心不忍，語氣柔和了一些，「我老了，什麼都不在乎，況且我吃苦受累了大半輩子，什麼苦都能吃，我便陪著你去住小宅子，咱們母子去過清苦的日子。」

李複儒的雙手攥得緊緊的，只覺腦子裏似有千軍萬馬踏過，一片狼藉。

貞娘竟然還留了後手。

貞娘一直沒有提過這宅子地契的事，他以為是在佟家人的手上，沒想到貞娘把地契留給了三娘，而三娘藏得深，這麼多年硬是半個字都沒有透露。

想到母親曾說過貞娘心機深，說三娘是來害他們李家的，他不願相信也不肯相信。好半天，他才乾澀地道：「這般……也好。」

李老夫人更是不忍了，心裏把佟錦素罵得狗血淋頭，她倒是不敢罵佟氏，她年紀大了，越發相信神鬼之說，生怕佟氏夜裏來找她。

「當初我就說過這門親事結不得，佟氏是高門貴女，嫁到我們這樣的人家，門不當戶不對，怕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情，果不其然，佟氏身子骨不好，進門三年都懷不了孩子，後來雖說生了三娘，可沒多久佟家就犯了罪。我最近總細思從前，覺得佟氏下嫁到我們家根本就是預謀好的，說不定其他世家公子根本不願意娶她，她這才看中了一無所知的你……」

「娘，您別說了，貞娘……」李複儒想說佟氏不是那樣的人，可是被李老夫人一說，心裏也生了疑，這句話怎麼也說不出完整。

佟氏那樣耀眼的貴女，當初怎麼就看中自己了呢？

以前他覺得是自己才情不凡、長得好，才會得到侯府嫡女的青眼，加上佟氏生得貌美，也還算溫柔小意，兩人的日子過得蜜裏調油一般。他曾受到了無數同僚豔羨的目光，心裏頭也忍不住沾沾自喜。

後來佟家出事了，他膽戰心驚，生怕陛下遷怒。好在陛下聖明，並未牽扯到其他人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和佟氏的濃情密意他早就想不起來了，只剩下懷疑和茫然。

「你總是護著她，可是你看看她給我們李家帶來什麼了？她就是一個災星，她生

的女兒也是一個災星，生生把我們李家的清名都給毀了。」

李老夫人哭了起來，李複儒莫名煩躁。

「娘，事已至此，多說無益。您好好歇著，外面的事有兒子呢。」

李老夫人抹了眼淚，露出欣慰的表情，「娘就知道，我兒最是孝順。」

李複儒安慰了她幾句，出了榮安堂，陰鷲的眼神環顧四周，這偌大的府邸，氣派不凡，不想將要住不成了，往後在小宅子裏生活，自是不會像住大宅子一般心情舒暢。

他歎了一口氣，步伐沉重地往正院走去。

第四十一章 把屋子收回來

李錦笙此時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。

她被關著，她的丫鬟們卻沒有被關，下人們把榮安堂那邊發生的事情報給她聽，她這才知道安氏被送走了，柴嬾嬾也被發賣了。

「父親回來了嗎？」

「大姑娘，老爺早就回來了。」

李錦笙急問：「那他有沒有去看望祖母？他有沒有說什麼？」

「大姑娘，奴婢不知道老爺和老夫人說了什麼。」府中發生了這樣的大事，下人都戰戰兢兢，不敢往主子跟前湊，免得被遷怒。

李錦笙讓丫鬟湊近一些，小聲交代了幾句，那丫鬟便急匆匆地出去了。

李複儒走得極慢，那丫鬟沒有多久便追了過來，堵到他的面前，跪了下來，一臉的焦急。

「老爺，奴婢求求老爺去看看大姑娘吧。大姑娘被夫人無緣無故關了起來，還被斥責不敬嫡母，大姑娘羞憤難當，差點就要一頭撞死了……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李複儒覺得頭疼得厲害，今天的風怎麼這麼大，直灌進骨子裏，讓人遍體生寒，但再抬頭看看，竟是豔陽高照，妥妥的好天氣。

「老爺，大姑娘自小到大事事都極重規矩，從不曾受過這樣的訓責，若不是家裏出了事，她怎麼會受這樣的清白之辱。老爺，求您看在大姑娘一向孝順的分上去看看她吧……您若是不管她，她可就要生生被人逼死了。」

李複儒覺得自己的腿好沉，沉得不想再多走一步路。這一腦門子的糟心事，他不想聽也不想理了。

可是他是李家的家主，他不管誰管？

陰霾的臉上添了一分無奈，終是轉了方向，隨那丫鬟去了李錦笙的院子，還未走進去，就聽到下人高呼——

「快救救大姑娘！」

他三步併做兩步，推開了門。

李錦笙倒在一個丫鬟的懷裏，梁上還懸著一條白綾，那白綾還在擺動，看得他瞳孔一縮，佟氏自盡的情形不期然浮上心頭，他猛地打了一個寒顫。

「父親……」李錦笙悠悠醒轉，咳個不停，眼淚瞬間流了下來，「女兒無顏再見

父親，不如讓女兒死了乾淨……」

「妳胡說什麼！怎麼就要死要活了？」

李錦笙絕望地看著他，父親從祖母那裏出來了，沒有派人去尋安氏，也沒有來看她，而是直接要回正院，可見心裏是怨上她們了。

「父親，聽說姨娘犯了錯，被母親送走了，也不知送到了哪裏，女兒又被關了起來，萬事都幫襯不上，心中悲慟，覺得還不如一死了之，正好遂了別人的心願……」

李複儒眉頭皺得死緊，這樣的話不僅沒有勾起他的愛憐之心，反而讓他煩躁的心更添了幾分惱怒。

一個兩個都不叫人省心。

「妳不要胡思亂想，妳母親是個心善的，替妳姨娘選了個清靜之地，定然不會苛待她。還有妳，都要嫁人了，不能亂了規矩，叫伯大人笑話。」

李錦笙一愣，不敢置信地看著他。

正院那對母女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扳倒安姨娘，父親竟然還說嫡母心善，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！

果然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她的心沉了又沉，「父親，姨娘是為了弟弟才會一時糊塗，您就看在她服侍您多年的分上，讓人把她接回來吧，在府中讓她閉門思過、誠心懺悔也是可以的。」說到府中二字，李複儒的眼神凌厲起來。若不是大女兒跑去王府找三女兒哭訴，扯開了這件事情的開端，又怎麼鬧到如今的田地？

「府中？我們李家哪裏還有什麼府邸？」

「父親是什麼意思？」李錦笙頓時有股不好的預感，惴惴不安。

李複儒苦笑一聲，「我們要搬出去了。」

以他現在的能力，能買一座小宅子都算不錯了，也不知安不安頓得下這一家子，更別提給一個姨娘備屋子清修了。

這事，以後再說吧。

他頹然地站起來，「妳不要再鬧了，妳要知道今日之禍皆是因妳而起，妳母親只讓妳閉門思過已是十分仁慈，若是再鬧，妳就去陪妳姨娘吧。」

說完，他絕情地走了。

留下一臉陰沉的李錦笙，手死死地揪著自己的衣袖，瞪著他離開的背影，心裏冷笑連連。

果然是她的好父親。

前世裏在她死後，段雯秀嫁進侯府，父親完全沒有追究她的死因，反而因為和侯府又成了姻親而歡喜不已。

在父親的心中，什麼都比不上他的前程。原以為父親對安姨娘是不同的，安姨娘是父親放在心尖上的人，可真到出了事，她才看清父親的本質，分明就是一個自私涼薄的男人。

萬事除了自己，誰也靠不住，祖母如此，父親也是如此。她慢慢地起身，一言不發地坐到床邊，垂頭沉思。

正院裏，鞏氏和段雯秀母女倆本正歡喜的說著話，一瞥見李復儒進了院門，立馬裝出憂心忡忡的模樣。

待人走進廳裏，鞏氏忙故作關心的問：「老爺，母親可好些了？」

李復儒坐下來，沉痛地搖頭，「什麼都別問了，讓人趕緊收拾東西，準備搬家。」

鞏氏不解又驚駭地看著他，怎麼突然要搬家了？這是要搬去哪裏啊？

他艱難地開口，「這宅子原是佟氏的陪嫁之物，眼下要收回去了，陛下限我們三日之內搬走，早些收拾吧。」

鞏氏和段雯秀對視一眼，方才她們還在歡喜地計畫如何管理這座宅子。段雯秀早就看上了素心居，想搬到那裏去住，沒想到這座宅子竟然不是李家的。

「可是三娘的意思？咱們這一家子的能搬到哪裏去？」鞏氏小心問著。

李復儒正心煩著，聞言，表情陰鷙地看著她，「別人的宅子自然是要收回去的，我們再買一座宅子，搬出去便是。」

李家哪有錢買這麼大的宅子，最多只能買一座幾進的小宅子，鞏氏心裏嘀咕著，卻不敢再問。

她還以為接下來她就能全權管著這座大宅子，沒想到只是空歡喜一場，她心不甘情不願地讓下人們收拾箱籠，心裏仍舊咒罵個不停。

權勢逼人，有陛下的口諭，李府人不敢耽擱一個時辰，還提前半天搬出去了，搬到一間租賃的宅子裏，那宅子不過四進。

李家人搬走的第二天，佟錦素便去收宅子了。

推開厚重的大門，裏面空無一人，映入眼簾的一屋一樹一草一花，都像是重新注入了生機，變得與眾不同。

正院、素心居，還有榮安堂，這些院子如今皆已人去樓空，整座府邸安靜祥和，以前的齟齬爭鬥都已是過往雲煙，汗濁散去，留下的只剩清明。

她緩步走著，心情複雜，李家人是何等的不知足，住著佟氏的宅子，花著佟氏的銀子，還想要將全部占為己有。

人之貪慾，實在難以想像。

不知不覺，佟錦素走到了素心居的門口，看著匾額上的幾個字，恍然若夢，竟有些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。

成癡癡也很是感慨，畢竟是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。

「王妃，老奴記得當年夫人想了許久，不知給您這院子取什麼名字好，想來想去，就用了您名字的第一個字，希望您素心如蘭，安之若素，不為世間紛擾所亂，保持本心。」

素心如蘭，是一個母親對女兒的期望，這個院子也是府中最好的一處地兒，想必是佟氏為女兒精心挑選的。後來佟氏去世了，鞏氏進門，為了表示自己的賢慧大度，也沒有讓原主騰出這個院子。

「只可惜，怕是要讓母親失望了。」

「不，夫人若是看到現在的姑娘，一定會很欣慰的。」成嬾嬾情急之下，又喚她為姑娘。姑娘現在越來越懂事了，行事進退有度，人也通透了，不再輕易受到蒙蔽，夫人泉下有知，定會替姑娘高興。

佟錦素心下悵然，視線定在那匾額上，佟氏怎麼可能會欣慰？真正的李錦素已經死了，也不知九泉之下母女兩人有沒有重逢？

自己所做的這一切，不過是聊慰亡魂。

她長長歎了一口氣，似乎聽到什麼動靜，厲聲問道：「誰？」

從角落慢慢走出來一個人，面容有些憔悴，臉上脂粉未施，穿著一身素色的衣裙，裙子皺巴巴的，也不知道窩了多久。

此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李錦笙。

李家人都搬走了，宅子的大門都被封了，李錦笙是怎麼進來的？

但看著對方皺巴巴的衣裙還有憔悴的臉色，佟錦素恍然明白，敢情李大小姐根本沒有離開，一直等在這裏。

「妾身給壽王妃請安。」

「原來是李大小姐，若是我記得不錯，這宅子現在姓佟，李家所有人都搬走了，不知李大小姐為何還在這裏？」

李錦笙看著她，眼神是說不出的複雜。佟錦素雖然只穿著一身款式尋常的衣裙，帶來的人也是原來李府的老人，成嬾嬾和墨語，可那通身的氣派以及自若的神情，無一不透著矜貴，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這樣高高在上的神態，是李錦笙夢寐以求的，卻被別人給得到了，她有著說不出的失落和嫉恨。

「妾身是專門在這裏等著王妃的。妾身知道事到如今王妃心中得意，已完全不把我們李家放在眼裏，可是妾身總念著王妃是李家的血脈，思及王妃的處境總覺有些不安。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，王妃想來也知道壽王府的處境，難道不想知道壽王以後會怎麼樣嗎？」

前世裏，李錦笙的魂魄飄在錦寧侯府，自是知道宮中的事情。

直到她魂飛魄散，壽王都只是一個隱居的王爺，而陛下已有了立太子的意思，朝中聲浪也幾乎一面倒向寧王。

當然，前世裏所有的皇子都未封王，但這足以說明寧王才是最後的勝利者，壽王再是會折騰，也不過是個陪襯，鬥不過連貴妃還有寧王的。

佟錦素看過書，自然知道書中的結局，壽王在書中的描述雖然只是寥寥幾筆，但是直到結局，寧王都沒有成為太子。

何況，變數如此之多，早已不會再沿著書中的情節走下去。

她淡淡一笑，斬釘截鐵地回道：「不想。」

李錦笙壓根沒想到她會斷然拒絕，愣了一下後又不死心的問道：「王妃當真不在意？」

「我何必在意？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天意如何，我可不敢窺探。有人自詡得天

獨厚，受了老天爺的眷顧，可以為所欲為搶別人的東西，殊不知機關算盡，到頭來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，不光是自己遭了報應，還連累了家中親人。」

李錦笙瞳孔猛縮，瞪大眼睛看著她。

三妹妹是什麼意思？難道她知道了自己的祕密？不可能的，她怎麼可能猜得到？之前她一直都不明白哪裏出了錯，為什麼前世裏李錦瑟能輕而易舉得到的東西，她費了這麼大的勁卻始終不如人願。

如今看來，今生和前世最大的不同就是三妹妹。一個應該死了的人，到現在卻還活得好好的，這事透著一股子詭異。

「王妃這話說得太深，妾身聽不明白，但卻知王妃與以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。記得以前王妃總跟在二妹妹的身後，行事魯莽，惹了不少笑話，不想短短幾月，變化如此之大，真叫人不敢相認。」

佟錦素微微一笑，她與原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，她也不怕人懷疑，早就說過是被生母托夢點醒，想來除了重生女，誰也不會多想。

「李大小姐說得沒錯，以前的我確實愚笨，被人利用耍弄而不自知，反而以為她們是為我好。我生母泉下不安，幾番托夢警告我，我這才看清身邊的人，個個都是心懷鬼胎，算計於我。無論是李老夫人還是李太小姐妳，都太會算計了。妳們被權勢富貴迷了眼，昧了良心，到頭來只會被老天爺懲罰，得到該有的報應。」李錦笙理了理髮絲，掩飾自己剛才的失態。她可是得到上天眷顧的人，三妹妹怎麼可能會得到相似的機緣。

心中那種凌駕於他人之上的底氣，讓她漸漸恢復了以往的樣子，神態平添了高人一等的淡雅，眼神也平靜了許多。

「王妃果然開竅了，說話越發高深，妾身愚笨，聽不太明白。不過這世道如此，凡事都要去爭，否則老天縱使眷顧了妳，妳卻不知道把握，豈不白白辜負老天爺的一番苦心？妾身原本想著與王妃到底姊妹一場，不忍心王妃將來下場淒慘，想要提醒一二，不想王妃如此自信，倒顯得妾身冒昧了。」

李錦笙打的是什麼主意，佟錦素已經看明白了，經此一事，李家的日子可以預見會一日不如一日。李錦笙是聰明人，李家現如今哪裏都巴不上，除了自己這個王妃。

所以李錦笙今天是來和自己示好的，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天機引自己上鉤，若是尋常人聽了這話，必是會問上一、兩句，只可惜她對重生女所謂的天機不感興趣。

「世間之事變幻無常，誰能預料得到以後？李大小姐又不是什麼得道高僧，怎麼能算準以後的事情？若真的是先見，又如何會任由李家落到這般下場？所以天機這事見仁見智。方才我還思量著，不知道李老夫人搬出去後住不住得慣，想必住慣了大宅子，你們一家人住在小院子裏頗多不便吧。」

李錦笙心下冷笑，無知的人，知道什麼叫先見嗎？她比別人多了一世的經歷，豈是那些故作高深的出家人能比的？

也罷，既然佟錦素不領她的好意，她倒要看看以後寧王登基了，壽王能有什麼好下場。李家現在的處境確實不好，但是將來等伯大人高升了，一切都會扭轉過來

的。

「妾身原是一番好意，想不到……」

「李大小姐的好意我還真不敢領，看來妳還是沒看明白，妳以為妳自己是誰，一個御史家的庶女，將來的夫家不過是個七品小官，妳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？今天妳還是御史家的庶女，可也不知道李大人這御史的位置還能坐多久？」

李錦笙被她說得心裏一個咯噔，「妳什麼意思？」

佟錦素勾了一下唇角，「既然李大小姐這麼聰明，何不猜猜李大人這御史還能當多久？」

李錦笙的腦子瞬間空白，要是父親不再是御史，她嫁到伯家不是更沒底氣了嗎？伯夫人現在就有些嫌棄她，伯大人這麼久了都沒有和她見過面，成親的事看著也不上心……

她到底哪一點比不上李錦瑟？

「王妃雖是陛下的兒媳，但是妄自揣測聖意那可是大忌，王妃不會不知道吧。我父親的御史能做多久，不是壽王妃說了算的。」

佟錦素又笑了，李錦笙這話說得恐怕自己都不相信吧。李老夫人確實推了安氏出來，看似勉強遮了這件羞事，可是京中的世家貴婦都不是瞎的，哪裏看不出來其中的門道，更何況陛下。

一個家宅不修的官員還居於御史之位，陛下看著能不扎眼？便是短時間找不到把柄發作，但李複儒的官途應該是到頭了。

伯子琴本就沒有靠山，唯一的老丈人還遭到陛下的厭棄，基本上可以斷定不會有出頭之日。李錦笙一直竊喜自己重生女的身分，把別人都當成了弱智，遲早會自食其果。

何況伯子琴是一個那麼有野心的男人，絕對不甘於一生平庸，可權勢壓人，再不甘心也只能忍著。貧寒之家出來的男人，將前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，什麼妻子兒女統統都得靠邊站，就好比李複儒。

佟錦素抬起眼眸眺向素心居的院牆外，「李大人的御史之位會坐多久，我們拭目以待，李大小姐肯定不以為然，怕是心裏篤定便是沒有李大人，還有伯大人，但妳難道沒有發現，妳看中的伯大人與李大人何其相似，都是寒門出身，都是殿試頭三名。我母親是侯府嫡女，當初十里紅妝下嫁給李大人，最後都要落到那樣的下場，而妳不過是個四品官家的庶女，與我母親相比差之甚遠，妳覺得伯大人會如何待妳？」

不知為何，李錦笙被她淒涼的語氣給嚇到了，背後一陣發涼。過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來，心下冷笑，佟氏怎麼能和她比？

「人和人是不同的，身分再高貴，不懂男人的心也是枉然。」

她的口氣還真大，佟錦素突然不想多說了，冷冷地道：「李大小姐這麼有信心，甚好，希望下次見到妳時，妳還有這樣的底氣。」

「妾身一定會的，而且會越來越好。」

佟錦素冷冷一笑，「妳走吧，我就當妳沒來過，再有下一次，我必報官。」

李錦笙暗恨，佟錦素將王妃的架式擺得十足，也不知她這王妃的位置能坐多久，還操心別人，倒不如好好操心一下自己。「花紅時，千般好萬般好，花敗時，只會悔之莫及。王妃好自為之，妾身告辭。」

李錦笙挺直了背，朝著後門的方向走去。

佟錦素頓時沒了參觀宅子的心思，一想到李家一大家子住在這裏許久，她便隔應得緊，在素心居裏略待了一會兒便離開了，並讓人封了宅子。

第四十二章 大搖大擺上大街

回到王府，看到外院的胡嬤嬤，佟錦素什麼話也沒有說。

胡嬤嬤的神態恭敬了許多，即便知道王妃沒有多看自己一眼，行禮時也十分規矩。

「王妃，這個胡嬤嬤……」

成嬤嬤和胡嬤嬤關係不錯，有心想替對方說兩句好話。

佟錦素打斷她的話，「想來是王爺重新安排過來的，既然王爺都信得過，自是不會錯的。表姊那裏我再寫一封信解釋一下就沒事了。」

「是這個理。」成嬤嬤鬆了一口氣，回頭給了胡嬤嬤一個安心的眼神。

胡嬤嬤報以感謝的微笑，心裏感慨著，早就知道主子看重王妃，沒想到這麼看重。這些年，她跟隨主子，算是看明白了。

主子從未對哪個女子上過心，王妃是頭一個。主子讓自己回來時說過，以後王妃就代表著他，不可有任何異心。

她心提了提，趕緊指使著人打掃府中各處。

佟錦素換了衣服，坐著喝了一會兒茶，便起身去找越千邑。

越千邑住的院子離得不是很遠，佟錦素去的時候，找了一圈都沒有找到人，問了侍衛，侍衛說王爺沒出門。

「奇了怪了，人去哪裏了？」

正嘀咕著，就見人從外面走進來。

白衣墨髮，未戴面具，鳳眼深邃，俊顏冷峭，行走時白衣帶風飄逸卓絕，眉宇之間清冷淡然。

佟錦素見過他的真容，可那是夜裏，燈燭朦朧，她以為是燈下看美男，可以遮掩一些瑕疵，所以才會驚為天人。

但是她發現自己錯了，大錯特錯。這青天白日的，光線十足，他看起來依舊俊美無雙，凡間難得一見。

她都被他的美色所震懾，何況成嬤嬤和墨語。

「誰……這人是誰？」成嬤嬤一邊低喃，一邊揉了一下眼睛，以為是自己眼花了。

佟錦素下意識回道：「他是王爺。」

「什麼，王爺？」成嬤嬤驚呼出聲，不敢相信地又揉了一下眼睛。天哪，王爺原來長得這個樣子，怪不得要戴個面具。

越千邑從她們身邊走過，眼風掃了佟錦素一下，佟錦素立即明白了。

「妳們在外面等著，我和王爺有話要說。」

成嬤嬤和墨語守在外頭，一時之間兩人都有些回不過神來。

成癡癡震驚過後，只剩下滿心的歡喜。真是菩薩保佑，王爺不僅腿好了，臉也好好的，跟王妃真是般配，天造地設的一對。

阿彌陀佛，都是夫人在天之靈保佑。

佟錦素進了屋，立即問道：「王爺，你就這樣大搖大擺的出去，沒關係嗎？」

不是要掩蓋真容嗎？不是有謀算嗎？突然就不戴面具了是怎麼回事？

越千邑淡淡看她一眼，早晨她興高采烈地出去，說是去收宅子，看她的架式不到天黑是回不來的，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？

「天熱了。」

她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又再問了一次，「王爺，你是嫌天太熱了，所以不戴面具了？」

越千邑眉梢微挑，不然呢，她以為是什麼？

佟錦素突然有些想笑，她是不是太過陰謀論了。在李家內宅待久了，看什麼事情都覺得背後會有所圖謀。

「既然如此，王爺之前為什麼一直戴著面具？」

「嫌麻煩。」越千邑冷冷吐出幾個字，眉間漫上一抹嫌棄。

夏國國君荒淫，宮中朝中一派荒唐，驪城那地方民風太過剽悍，他不想惹無謂的麻煩，索性都遮著臉。

她恍然大悟，他這張臉，無論是男是女，都會趨之若鶩。

「王爺思慮得極是，這般最是妥當了。」

越千邑看了她一眼，「不是說去收宅子了，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？」

一說到這個佟錦素就有些沒勁，「碰到了李家的大姑娘，說了一會兒話，她想向我賣好，我覺得沒意思。這個時候還想用親情來做戲，真把別人當成了傻子。」

越千邑點點頭，李家那些人確實沒有搭理的必要。

「不用搭理他們，李御史今日早朝被父皇訓斥，想來過不了多久就會從御史之位下來了。這麼多年他的官途一直順風順水，不過是僥倖，錦寧侯府嫌他無根基不屑拉攏他，幾方較力之下才讓他鑽了空子，占了御史的位置。這個位置世家大多不看重，聽著名聲好，實則無實權也沒有什麼大油水，向來都是清流一派把持著。」自打他回京後，連家明顯有些急進了。前段時間隱有拉攏李家之意，如今連貴妃怕是已徹底放棄李家了。

「我也是這麼個想法，可惜李家人看不明白，還暗諷我自身難保，苦日子在後頭，以後哭都沒地方哭。」

以後她管不著，現在哭的是李家人。

聞言，他眸光一冷，站起來朝外走去。

她反應不過來，明明是說著話，他怎麼出去了？

「還不跟上。」

「去哪裏？」

越千邑不回答，命人套了馬車，帶著佟錦素出了王府。

沒多久，馬車來到封都最繁華的慶仁街，街道兩邊商肆林立，是京中世家公子最

喜聚集之地，夫人貴女們不時也會來逛個鋪子，置辦些布料首飾脂粉之類的。

越千邑讓車夫將馬車停在一家茶樓前，領著佟錦素下了馬車。

佟錦素還懵懵的，她看著街道兩邊的鋪子，古色古香的閣樓，某某軒某某閣某某樓等匾額掛在門口，來往車馬大多富貴，能來此地消費的都是達官貴人。

越千邑冷面而立，並不急著進鋪子。

「王爺，我們來這裏做什麼？」

標有壽王府徽記的馬車一停在街上就引來旁人的側目，待見一對璧人下車，男女皆貌比天人，世間罕見，眾人更是驚訝。

聽到佟錦素這聲「王爺」，恰似一滴水進了油鍋，先是一陣寂靜，隨即眾人便再也忍不住議論起來。

「王爺？哪裏來的王爺？」

大越有三位王爺，寧王大家見得少一些，可是康王卻是很多人見過的，這位男子瞧著不是寧王也不是康王，那會是哪位王爺？

原主身為御史府的嫡女，又有那樣的名聲，加上總纏著沈珽，見過的人也不少，但都說相由心生，佟錦素與原主雖是同一人，精神面貌卻是大不相同的，所以初時很多人沒認出來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聽到一女驚呼，「那……那不是李家的那位……壽王妃嗎？」

在封都貴夫人貴女的眼中，佟錦素是一個不知廉恥、整日癡纏沈大公子的放浪女，即使後來成了壽王妃，也改變不了眾人對她根深蒂固的印象。

是以，隨著這一聲驚呼，不少人都認出了佟錦素。

茶樓二樓的窗戶邊也有人好奇的探出腦袋，看到那馬車邊一對出色的男女，皆是心中一震。

在眾人驚疑的目光中，越千邑和佟錦素淡然地進了茶樓，上了二樓的雅間。

掌櫃的驚疑不定，他也算是見過場面的人了，連康王殿下都來過他的茶樓，可是方才隱約聽到有人說什麼壽王妃，那和壽王妃在一起的男子是……

他可不敢猜測，親自上去侍候了。

茶樓外認出佟錦素的人心裏都犯著嘀咕，今天真是見了鬼，也不知是不是自己耳朵聽岔了，竟然聽到壽王妃喊那美男為「王爺」。

在封都誰不知道壽王身殘面毀，足不出戶，基本上就是一個廢人了，如果剛才那男子真是壽王，只怕這天要變了。

世家大戶出來的人，誰不多長幾個心眼，但凡是有點腦子的，這會兒都是一面派人守著這裏探虛實，一面派人回去稟報家人。

佟錦素在二樓扒開窗戶看了眼，發現不少人在茶樓前徘徊，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議論著，或是不時地張望著，她抿唇一笑，「王爺這次出街，只怕要引起轟動了。」

原本腿殘面毀的人，突然間腿好了，臉也好了，怎能不讓人好奇？更重要的是，有不少人方寸大亂了吧。

嫡皇子尚好，還有庶皇子什麼事？

他們的座位臨窗，視線一抬就能看到天高雲闊，碧空如洗，真是一個好天氣。

越千邑垂下眼眸，掃了幾眼那些走動的人，嘴角勾了一下。

掌櫃的親自送了茶水點心還有幾樣小菜進來，明知不敢亂瞄，卻按捺不住好奇，偷偷看了越千邑好幾眼。

乖乖哦，他滴個親娘，要是這個人真是壽王殿下，還有寧王殿下和康王殿下什麼事？這世道還真是說變就變。

他擺好了東西，輕手輕腳地出去了。

若是平日裏，越千邑怎麼可能放他進來，這種近身侍候之事，自有侍衛們動手，但是今天不一樣，侍衛們只是守在雅間的外面，沒有主子的吩咐，沒有人敢動。佟錦素給兩人各倒了一杯茶，心裏無比清楚，一切看似風平浪靜，但今天一過，京中的局勢就徹底變了。

事情都擺到明面上之後，真正的爭鬥也要跟著拉開序幕。

她還是第一次在外面吃飯，看著菜色不錯，小嘗了幾口。因為心裏有數，沒什麼吃東西的興致。

果然沒過多久，越千池和連近歡就來了。

「本王在附近喝酒，聽說二皇兄和二皇嫂在此，特來給兄嫂請安。」

「微臣給王爺王妃請安。」

兩人在門外，顯然是侍衛攔住了。

佟錦素聽到他們的聲音，用帕子擦了嘴，坐直了身體，端起一副端莊的模樣。

越千邑眼裏閃過笑意，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吩咐一聲。

侍衛得了主子的指示，讓兩人進了雅間。

一進門檻，越千池的目光就落在越千邑的臉上，沒有冰冷的銀質面具，沒有熟悉的木製輪椅，他白衣墨髮，容貌俊美絕世，正眼神清冷地看著他們。

越千池心下一緊，不自覺緊張起來。

當年二皇兄出使夏國時才五歲，彼時的他不過三歲，對二皇兄的長相完全沒有印象。

他與連近歡恰巧在附近的酒樓，一聽到二皇兄上街的消息，他驚得差點灑了酒水，再聽到二皇兄不僅腿好了，臉也好了，他更是顧不得多想，和連近歡急忙趕了過來。

饒是一路上做了很多準備，見到二皇兄的瞬間他還是失態了。這就是二皇兄？那個面毀身殘的二皇兄？

這個時候，顯然得有另一人來介紹身分，於是佟錦素正了臉色道：「真是巧得很，我與王爺在府中待得悶了，出來走一走，就遇上三皇弟和連四公子了。」

她這一出聲，就確定了越千邑的身分。

越千池遲疑地喊了一聲，「二皇兄？」

「三皇弟，真是巧啊。」

他一出聲，越千池心裏的僥倖就破滅了。這聲音確實是二皇兄無疑，想不到二皇兄原來長成這個樣子，還真是……

越千池是不承認越千邑長得好的，可面對這樣一張完美的臉，也找不出什麼破綻

來，心思轉了幾個彎，最終就只剩一個形容——男生女相。

越千邑雖然長得極為精緻俊美，卻一點也不女氣，越千池非要給他扣一個什麼女相的說法，無非就是要讓自己的心態平衡一些。

「確實是巧得很，我也沒想到會在這裏碰到二皇兄和二皇嫂。前些日子父皇還提起二皇兄的事，十分擔心二皇兄的身體，沒想到二皇兄早就好了，卻一直瞞著我們。」

越千池這話是帶著笑意說的，卻實實在在暗指越千邑不孝，明明已經好了，卻連父皇都瞞著。

佟錦素看了他一眼，也順帶看了一下連近歡。之前她在宮裏遇見過這兩位，想必連四公子是康王的跟班。

「三皇弟誤會了，世人皆知你二皇兄的腿殘了多年，臉也破了相，這些年他不喜出門，其中苦楚不願為外人道，毛太醫醫術高超，一直在替他治腿治臉，他不忍父皇期望過高，到頭來失望一場，才一直沒有聲張。這幾日眼看著大好了，他還是不敢去見父皇，生怕是空歡喜一場。今日還是我拉他出門的，就是想讓他知道，他已經大好了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宮裏給父皇和母后請安了。我們原想著低調行事，轉一圈就回去，不想碰到你們二位了。」

佟錦素一說完，連近歡就深深看了她一眼，就連從進門到現在沒有正眼看她一下的越千池也看了過來。

都說二皇嫂徒有其表，內裏包草一個，沒想到竟是這樣伶牙俐齒。

「原來如此，恭喜二皇兄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看到了自己想要見到的，越千池哪裏會久留，一顆心像是一鍋燒開的水，不斷冒著熱氣，那憋在心裏的熱氣都快把人的心撐破了，他急著要把越千邑全好的事情告訴母妃和大皇兄。

他們一走，越千邑和佟錦素相視一笑。

「王爺，恐怕不到半日，你痊癒的消息就會傳遍京中，到時候所有人的下巴都要驚掉了。」

越千邑認真看著她，她眼神清亮，似有星光閃動，其中的狡黠愉悅像是一個剛剛捉弄了別人的孩童，正暗自竊喜著。

今日過後，平靜底下的暗湧就會擺到明面上，到時候刀光劍影，陰謀詭計會將他們包圍，她曾說過只想過安穩的生活，日後風雨晦冥，不知她可還願意與自己同行？

「今日一過，恐怕就沒有太平日子了，妳怕不怕？」

怕啊！她怎麼可能不怕，不過與其日日夜夜擔心懸在梁上的刀，還不如和對方大幹一場。她已是壽王妃，就是壽王船上的人，將來連氏得意之日，就是她大難臨頭的時候。

富貴險中求，性命也是如此。

只有壽王贏了，她才能過安穩的日子。

「不怕，王爺說過會護我周全的。」

她說得肯定，越千邑緩緩笑了，而且與往日清冷的輕揚嘴角不同，眉梢眼角都似帶了笑意，極為賞心悅目。

「好，本王答應妳，會護妳一生周全，富貴齊天。」

這句話，似某種承諾，讓佟錦素心一跳，不敢深想。

什麼樣的富貴堪比天齊，自是一人之下萬之上，與天子比肩，才能稱得上富貴齊天。

他若是勝了，自是龍袍加身，君臨天下，而她……

難道要當皇后？只有皇后，才能與天比肩，才能享天一樣的富貴。她是他的正妃，若是他真的當了皇帝，不出意外她就是皇后。

可皇后豈是那麼好當的，不僅要和眾妃嬪分享自己的男人，還要管理那些女人，每天提心吊膽不要被陷害，這哪裏是她想要的生活。

「不敢富貴齊天，只願居於一隅，安穩度日，還請王爺成全。」

她竟是不願意與自己攜手共用河山。難道她還想離開自己不成？想到她表面上看著乖巧，實則膽子極大，他不由得眸色一沉。

「妳先是要當寡婦，現在又想離開本王，本王沒想到在妳心中居然將本王視為洪水猛獸，恨不得早早逃離。」

清冷的男人，發起怒來都帶著寒氣。

她不由得心頭一顫，頭皮發麻。怎麼又扯到自己以前的無心之言，什麼寡婦？她現在哪裏敢想。早知道「表姊」就是王爺，她一定管好自己的嘴巴。

「王爺誤會了，我萬萬沒有那樣的想法。王爺天人之姿，經緯之才，豈是我等俗女所能匹配的。能得王爺庇護，已是三生有幸，不敢再妄想其他。他日王爺龍游在天，身邊所陪之人定是世間獨有，我實在是慚愧得很，無顏占著不屬於自己的位置。」

越千邑冷冷一笑，慣知她巧舌如簧，最會顛倒黑白，想不到竟如此強詞奪理，還敢在他面前睜眼說瞎話。

「無妨，本王不嫌棄妳。」

佟錦素一噎，不敢再辯。

也罷，眼下說這事還太早了，等日後他登了皇位，最不缺的便是美女，想必到了那時候，自己這個明日黃花自請離開，應該是可以的。

男人嘛，尤其是古代的男人，有幾個是把心思花在女人身上的。江山啊權勢啊，才是他們一生的追求，有了這兩樣，什麼樣的美人得不到。

一撥撥的美人往宮裏送，環肥燕瘦，各種絕色都有，他哪裏還會留著自己不放。想到這裏，她感覺到一股酸澀在心頭蔓延開來，隨著她有意驅散，最後剩下濃濃的惆悵。

「王爺看得起，是我的榮幸。」她只想快快結束這個話題，不要再糾纏了。

越千邑聽著她客套的回應，也不再揪著這個話題，沉著眸子靜默無語，不知在想什麼。

佟錦素小心觀察著他，有一下沒一下地吃著東西喝著茶。

男人心海底針，尤其是玩弄權謀的男人，心思之深，外人根本猜不透，她自認論心計，自己不及古人之萬一，索性不去亂猜。

差不多半刻鐘後，他們就打道回府了。

越千池離開茶樓後，又趕去了寧王府。

越千域耳目多，也聽聞了越千邑大好的消息，正要派人去查個虛實，就見越千池急匆匆地進門。

不等越千域開口問，越千池就把見到越千邑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「大皇兄，他真的好了，我們怎麼辦？」

越千域陰沉著臉，最近真是流年不利，一事接著一事。先前還慶幸著就算越千邑的腿好了，一個毀容的皇子也是無緣皇位的，不想轉眼之間，他的臉也治好了。天底下哪有這麼邪門的事情？

想到母妃說的，越千邑廢了的腿怎麼會說好就好，除非一開始就是裝的，若是腿傷是假的，那麼臉上的傷一定也是裝的。

他們真是大意了，竟然被騙了這麼久。

兄弟兩人不敢耽擱，立馬進宮向連貴妃討主意。

Crescent Family